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函書别集卷十九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高伯揚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卷九

禮部侍郎胡煦撰

篝燈約旨

大學

曾子之學盡在忠恕觀大學一書而可知矣格致誠正忠之事也然于誠意一章便言好惡由此而進焉心正于好惡身修于好惡家齊于好惡國治于好惡即天下之平亦莫非絜此好惡則忠而恕之事也

明德之德與孟子固有之有同義指其實有于中者言也德也者天良之固而不少虧也明也者靈妙之體而無匆燭也孟子良知良能正是此旨故朱子以得于天者釋之

不專曰德而曰明德乾卦乃見天則復卦克見天心此兩見字便是此明字非其本明曷由能見譬若昏夜入于奧室雖衆美備具孰從而別之帝王以道相傳帝典康誥咸言明德子思亦言誠明無異辭無異旨也後之

學者若能領會及此方可親承一貫之旨此惟中庸自誠明之明與此明字相同姚江自號陽明至其立教又奉良知二字以為之主彼非無見者也然亦止可為知者道耳大賢以下凡克著書垂訓要皆各有確實見地存焉如必推勘至盡求其語病而指摘之雖孟子猶不免矣況下此者乎故擇理不厭其過精而論人則無取乎太刻

孟子之良知良能指赤子之心而言陽明之良知指妙

悟而言不可混看然而妙悟之心終非有加于赤子之心唯妙悟者知之

先儒有夢覺關人鬼關夫夢覺之境即迷悟之一大機也後之儒者不察其故纔說聖道有悟境便指為頓教便指為放下屠刀夫夢而方覺亦暫時之事也然稱為夢覺則是之稱為頓悟則非之何為是彼而非此也夫學人之致力有漸迨于既能解會皆是倏然之境原不待時者也是惟至者知之不至者不知也夫明明有倏然

之境但文其辭曰夢覺則羣以為然謂之為悟則羣以為不然是悅其文而不悅其理也此與易性惡之說而指為氣質亦大略相似葢性之有善而無惡孟子辨之詳矣不察吾性之何以必善但覺得其中原有些子戾氣存焉因文其辭曰氣質之性此等語病悮人不淺曷不將中庸孟子合而參之

中庸

中庸首章從天說入性從性說出中和從中和說到位

育皆大本之所發達道之事也遡其源頭可見愚夫之渺見胥天德胥天才矣能率者不違性之初故理曰天理不能率者悉屬情之偽故欲曰人欲本然者賦于天勉然者染于人也只此一章便提出千古學聖的綱領學者不可不細心體察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用間諜者因敵人而用之則情通而勢順行福廣者藉土人而導之則路熟而行安聖人方將範圍曲成幹當大事安得不先戒懼慎

獨涵養天德哉

四子書洩露太盡者無若中庸首章天人交關處打合不攏既未知理氣之禀賦厥有由來則位育大作用何能做出看他從天說入性便已探本窮原到得率性不離發而中節便見性情流通徹上徹下融成一片而忠恕二字不足言矣所以能中和致而位育成也後人看位育二字太懸絶似非常人所能只為看天字太遠耳因吾性所禀之天德出吾性自具之天才以經理天秩

天叙仍然是天工天用而已

性字心旁加生有二義一謂心所由生一謂心中之生氣資始于天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故曰心所由生一元之善普利美于不言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曰心中之生氣

性情二字分疏不明到底不解一貫之妙譬之于水其流也其不盈也其行險也皆從源頭奮發出來何嘗非水之動用本宜以情言之而今曰水性如是未有不以

為然者如必離性于情另作一解豈知率性之率與大本達道相為流通皆一以貫之之妙乎但解情也者性之動也道也者性之周也便是位天地育萬物皆不能出此性之外便見分曉孔子之保合太和便是性中涵情孟子之四端便是情中涵性

自天以下水之泉源未有不清者以泉配性則清其善也其有不清則後面攙和行潦耳攙和者自外而至率情者自内而出所由曰率性之謂道率也者順其本然

之謂也朱子曰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于濫也以濫為欲恐未必然濫特水之泛溢者耳水之下流固無不汪洋浩瀚者是水所應有者也欲雖在動處見得然而非其性矣今曰率性之謂道謂率則為道不率則非道也率也者從源而出者也欲也者外面之攙和不率于源者也即水之泥沙汙濁攪擾清源者也人性本善原非氣質可言子思孟子一脉相傳胥如此矣聖人最精最密之訓無若以克

復告顏淵必如先儒之說便宜以克去者爲氣質之性矣氣質既已屬性則吾心之内具者矣又何待以視聽之說告之然而克已之目則首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豈不是從外面把截住懼泥沙之攙和乎

先儒以性爲體以情爲用以知覺運動者爲心所以有性猶太極心猶陰陽之說然太極陰陽只動静體用之分耳如上以心字向運動處說豈不與情字犯重張子曰心統性情此心字只如子思之中字指其所在之位

而言如人指凡物之中便謂為心者然也非另有個心字在性情之外別煩講究盖人所具中和之徳無過一體一用一静一動而已善動者陽之類也明而可見者陽之類也若陰則静而先迷者耳陰陽既各有定性人稟陰陽之氣得陰而成形得陽而成性陽固善動而光明者也知覺明之類也知覺之發動之類也然必有至静而立體者存之于先是心性情隨人所別而一體一用一動一静巳無餘義也何得另有心字煩作三様解

說

先儒論性必要說個理字則子思之中字為不當矣必要說入氣質則孟子之性善為不當矣恐于克復實際于率性實際于孺子入井實際未能見透也此便是聖賢與儒者兩下分途處然則性字宜作何解但當云人所稟受在中各正之太和云耳陽明曰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此等語非深知性善非

深知率性之謂道未易言也然工夫到此實無可全之法止有戒懼于靜存之時省察于將動未動之際耳故顔子之四勿便是兼靜存動察而容其功也

性之一字只天命之謂四字已盡中庸後面說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穆字說在靜邊不已說在動邊便是體用流通天如是性亦如是而已今必說個理字是有知有覺之後方始見得者也豈性之體耶豈子思用中字之妙耶孔子之繫易也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既將

理性分說則理字非性可知乃理字之上用一窮字豈不全在知識上面用功至于性但說個盡字故知理字必與性字有別

率者順也不作行字解順則自內循循而出行則外面之動象也道字解曰猶路是將率字認作行字了彼其方出于性原在念頭將動未動之時豈遂有行之可言行也者道之徧著于事務者也看率字既差則認道字亦不切矣子思說此一句以性字推道字之源頭以道

字究性字之歸宿下文所云大本達道是也觀其屬意原在兩頭而中用一率字以發其前後流通隱顯不二之妙故曰率者順也譬若從京都而至某省非從他省而至某省也又如云從京都而至某省非但從京都而至某府某州也是確不可移者正在兩端之性道二字所以謂之為順令曰猶路但取中間可行之一段而前無發足之地後無歸宿之所矣試觀後面君子之道費而隱此豈路字所能解乎又觀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此

豈路字所能解乎又觀造端夫婦察乎天地此豈路字所能解乎四子之書諒無二道亦可云朝聞路夕死可乎所由謂先儒言學者多言道者少職是故耳然則道字宜作何解觀上面遡原于天推本于性下面說到中和位育則道也者廣大精微性情流通顯微無間天人合一之名目也唯孟子認得源頭確看得率字當所以能說出性善二字所以能引出孺子入井一條至于孩提知愛莫非性天流行何有矯揉何有造作豈得不謂

為順乎

廣大精微之謂道觀費隱諸章可知

性情流通之謂道觀大本達道之說可知

顯微無間之謂道觀不睹不聞莫見莫顯之說可知

天人合一之謂道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中和致而位育成能可知言道者不推本孔子子思孟子之言彼所謂道亦道其所道而已然道畢竟屬大用一邊何也葢天命之性原在未發一邊到得發而為和始稱

達道故也

或曰子思明言修道矣道而可修豈專謂順乎曰道而可修便是用邊之事如禮樂刑政之屬安得不修故下遂補出教字予所謂道是率性之道是從本源上說起烏可不順曰道有二乎曰道非有二而本末則不能無辨修道之道達道之道也率性之道據大本之發動而言也亦如天命之謂性與率性之性便有分别天命之性是各正性命太和之保合也說在賦畀一邊下性字

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者也即元為善長之說說在稟受一邊上性字在天則流行之太極在人則敦化之太極下性字則在人之太極逮于已發則流行之大用故以為和而又以為達道也

氣質之說必不可以言性今試思氣為何物質為何物謂性如是乎此亦不辨自明者也

乾健也繼乾者坤坤順也率性之謂道以人承天坤德焉耳所以謂為繼之者善也

何云率字為順義性天之本具于人心是一元之所亨太和之保合於穆之流行一誠之分著者也若其不順則岐而為妄離而為偽背而為惡矣三者非性也是泥沙之參和清泉感于外緣而旁出者也所以必率于性乃始為道所以孔子教顏子亦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子思亦曰戒慎恐懼莫見莫顯而慎獨也

性非理可言也是定命之靈源含生之主宰也道非路可言也是體用同原之寀旨天人合一之奥府也

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性也及其發而中節情也孟子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為善其說蓋出于子思必待既覩而始勿視不已視乎其勿也不已晚乎故孔子曰非禮勿視而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必待既聞而始勿聽不已聽乎其勿也不已晚乎故孔子曰非禮勿聽而子思曰恐懼乎其所不聞此克復之實功存養之至冢者也

道在事物公共上見理在逐事逐物條理分明細微曲

節上見故喜怒哀樂雖出于一人之心而喜怒哀樂之
所及則不可以時地限矣如僅在一人身上理會便將
道字看狹了何能做出位育底事功亦並不知天下歸
仁之秘旨矣當知吾得大公之理以有其性則天之所
生凡有性者亦莫不各得此大公之理是吾性原涵此
公共之天而公共之天遂無徃而非吾性所由位之而
位育之而育故以為達道也達也者由大本而達即由
性而達之者也發者達之初機達者發之究竟也

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除却中庸別無可聞之法蓋此章原具天人合一之妙本與易道相為發明今略言之天性之原也命天之動也性天之定也天元也命亨也性則其利而貞焉者也其在人也性人之天也情性之動也道性之充也性元也情亨也道則其利而貞焉者也

朱氏公遷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于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

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煦按此二道字原各不同一為天之大用一為人之大用天之大用是各正性命之時是賦畀一邊事此時人性方成故在天則可以道言而在人則止以繼善成性言也若在人之道則率性之後已發之和也此二道字原不相混葢統體之太極乃乾之元也統天御天者是也至于既亨而陰陽呈露乃始有雲行雨施保合太和之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謂統體之

大用已行也乃自天賦而論則為保合之太和自人之稟受而論乃始為性此性字即各具之太極故以繼善成性說在陰陽之後繼善之善即元為善長之善也葢乾之文言皆言率性之事至于發而中節仍不離和故子思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又各具之太極既行之大用也不知子思天命一句本乾彖來率性一句本文言來凡將道字說在所以然處皆非聖賢之本㫖也天命之謂性是體統之太極遡繼善所由來率性之謂

道是流行之太極推位育所由起

西山真氏曰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則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禀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踶齧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踶齧則氣禀之所為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為然凡人之為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為不善則發乎氣禀之性矣煦按循字最妙乃率字正解即煦所云

順性而出之者也至兼氣而言性仍與性相近也之註同一見解大約宋儒皆如此說不知天之賦于人物者皆是各正之太和故人心之靈悉是太和若形體之成則氣之為也人之心未有不靈者則未有不具此太和者也此太和之賦畀人與物莫不如是特在人則靈為氣主在物則氣多而靈少耳故其知識皆偏不能如人心之妙孟子謂性為善子思發皆中節皆乾彖之旨也當知氣自氣質自質與虛靈之體何涉至告子生之謂

性是誠以氣言者矣此告子之誤也故孟子以犬羊律之論其形而已矣豈儒者上法孔孟固可與告子同一見哉

不覩不聞者元也莫見莫顯者亨也戒懼慎獨則謹于亨慎于利以求合乎道而爲貞者也

未發元也發亨也發而皆中則利所中之節則貞也

大本元也達道貞也本之能達則亨達無不達則利達而不離乎本則貞而爲道者也即大本而爲達道所以

謂之率于性率之云者不矯揉不縱逸不違背故以為順也是推性合情反情歸性內外一如性情流通之妙也故以為道也

中之一字也大竒只緣其中不能實証其無而又不能一一指稱其有姑即其所在之位而証之因謂為中耳若既有條理可言已在有知有覺之後則充塞洋溢之極功是道也非性也故惟中之一字亘古亘今攧撲不破比周子之無極圖相去則天淵矣故後之學者還當

以六經四子書為的不當以先儒之說自畫

喜春象樂夏象怒秋象哀冬象

喜少陽樂太陽怒少陰哀太陰

喜近仁樂近禮怒近義哀近智

中無為而靜正者也戒慎恐懼是從門户道路上把持

欲使之率性而為道耳顔子四勿正于此地做工夫故

不覩不聞即勿視勿聽之義

既知率性為道由大本以達則見道皆見性之地矣既

知性為天命又以位育還諸天地則率性皆達天之能矣如但謂元亨為大通則已埋没了元字實際如謂利貞為利在正固則又埋没了利字精神不惟賛辭與戒辭渺如天壤且將四德説成兩件皆與率性之㫖不合位育之道著力在一致字致之者是中到極處無一物不中和到極處無一物不和者也全是聖人地位擾不得纖毫工夫在内雖離不了禮樂刑政却非德位兼具者不能蓋範圍曲成必非甫能戒懼慎獨人所能辦也

中和二字上僅用一個致字不曰致中又致和便是合
一不分底妙處蓋以一人之中達而爲和則工夫在致
字上以一人之中和達而爲萬物之中和則工夫亦在
致字上始知中和二字分疏到底者皆未知止用一致
字之妙也
位育之具總在禮樂刑政若曰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
順恐無是理夫春秋之有孔子豈可謂氣不順乎而亂
賊如故何未聞天地之氣順也至云天地之心亦正便

是見得天地亦嘗有不正之心矣學者仔細思量果其然乎天地而有不正之心不獨乖戾之可虞也竊恐化育亦無自而有然自開闢至今生生者日出而不窮曽有何時見得天地有不正之心此等語病當細心察識天地何嘗有不正之心有不正者氣之干也天地何嘗有不順之氣有不順者人之擾也故中和致而位育可能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便是位育大作用聖人位天地育萬物别無範圍之法止有調停氣機之

法聖人亦别無調停氣機之法止有匡正人心之法故位育之能必歸諸致中和者是無有一人一物不中不和故謂為中和之極功而命之為致也孟子歷觀古人升降之運而欲以獨力肩之但曰我亦欲正人心便是深達子思之旨故自謂為私淑

人之作為能干天地之和而何害乎天地之中能使天地之氣不順而不能使天地之心不正然而育萬物必在位天地之後者是一串話頭所由謂和為已發之中

大本由達道出也

既云人之作為能干天地之和亂天地之氣而并使人致疑于天地之心又云匡正人心即所以調停氣機調停氣機即所以範圍天地豈不將育字說在位字前面去了今試看人情所發一不得正并將性字都帶累壞了蓋性之與情止是一事已發未發混合而為一耳又看中和二字既本率性句來原是說性情流通内外一如之妙則此二字原不可分蓋能位即所以能育能育

即所以能位也因有作有為之事業原止做得有作有為一邊其無聲無臭之中常黙黙自有以相應故位字即在育字之中所以子思于中和之上僅用一個致字若說致中又須致和便是重重分别已不解二字流通之妙且將致字作工夫字面看過便不知此語說在達道之後全是渾全極至底身分若將致字看作工夫便是打初入手之事下面位育如何做得出來恐子思立言之旨不是如此

位育二者說在致中和之後已全是達道一邊事故中和宜合看而位育二語亦并宜合看也

中和性也位之育之則道矣或曰子思明曰率性之謂道又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是中為性而和為情矣今曰中和性也何也曰子思本未說情但曰率性之為道耳茍知此矣便是位育亦皆性中之事何也率于性故也

致中和便是達道一邊事位育則達道之效也

既曰致中則非特吾心未發之中而後可以為致既曰
致和則非特吾身發皆中節之和而後可以為致如但
以吾之心正為中吾之氣順為和則止一人之中和已
耳既不知絕大作用皆一致字所包含不惟中和是懸
虛的恐位育之能終為虛語今試觀博厚高明悠久洋
洋優優畢竟是何等氣象豈能離禮樂刑政而指為一
身之事耶又觀三重以後建天地俟百世川流敦化經
綸大經立本知化此豈一身之事耶又觀衣錦章為中

庸總結靜存動察而後繼以奏假無言即曰時靡有爭繼以不顯惟德即曰百辟其刑此豈一身之事耶不知絕大作用全在致字但謂一人之心一身之氣足以幹當此事恐與執空談道者無別

孟子好辯章言天地有一番氣運即言聖人有一番裁成輔相及至自敘則曰我亦欲正人心便可知後世之治亂皆人心之邪正使然故舍正心而言位育皆無據者耳

參賛位育皆充塞一邉事皆聖人之大用故謂四子書為聖人言道之書道也者達之天下者也至其所以然皆天性一邉事至精至神至變非周易莫之明矣

致中和的致字是從無思無為推到有作有為之極若作由戒懼而約之由慎獨而精之便是從有作有為之時返到無思無為裏面去豈非倒説了况戒懼慎獨原是説存養省察工夫致中和是説達道葢性是無思無為之地是有作有為之本達道是有作有為之事本無

思無為而來即孔子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妙也
戒懼兩節是在將動未動時扶而正之使不至岐趨耳
到得致之而位矣致之而育矣便是極大作用安可返
說向裏邊去

子思分疏大本達道不是要將大本達道分而為二止
是要將大本達道合而為一故說大本不是說凝住不
可達之本便是要說未達之本所以竟將未發二字說
在中邊將天下字說在中邊將喜怒哀樂亦遂說在未

發邊說個未發便有能發者在也說達道不是說空空之達便要說大本之達所以竟將和字說在發邊于發處反不言喜怒哀樂直領未發之中字來發由中發則有所持以往是和亦中之所本具者也故中和兩字俱屬大本一邊和亦中之所涵而已果使中和克到極至處則道斯達矣且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到得融通地位內之與外原無可分中庸為子思傳道之書這便是子思親承的旨便是一貫之道所以前面從天性說入道

中間只用一個率字率者順也道必有所自來和必有所自出不知此義何由知聖人之一貫故致中和三字斷不可分益和之一字即中之所𦆵即天性之至精故以為率也

愚夫愚婦孰則無情終不可以言和非其率于大本者也和字來歴不知落處則不知孟子性善之說則不達聖人之道

孔子釋乾卦其元亨利貞四字固皆止說賦予一邊尚

未屬在人上然其解說利貞既以為各正性命便以為保合太和夫各正性命非人物受生之始乎然已有太和之保合存焉則和之即中而具也審矣文言謂元為善長及其言亨便以為嘉非善而曷以嘉乎及其言利便以為義之和非由長善之一元保合之太和而奚由和乎只因天命賦予之初全是善幾全是太和所由曰繼善成性子思深達此旨故其說性但從天字說起下面止用一率字便遂說出道來總由元善保合之太和

順流而出不旁雜不歧趨者也孟子深達此旨故遂說出性善

孟子之性善原于子思之中庸子思天命一章原于孔子之易蓋在天之元亨利貞全是賦畀之事繼善成性皆後起事也在人之元亨利貞全是率性之事發皆中節皆後起事也自資始統天至保合太和始露出性命二字言賦畀也子思所云天命之謂性是也自善之長至正固足以幹事中間標出四端言秉受也是未發之

事觀足以二字可知矣子思所云率性之謂道孟子所云四端是也元為太極在緼而未宣之地其曰萬物資始只說萬物之所仰頼在此中耳元字本位到底不曾說著在人但說善之長只如云大美之聚諸善發源此為始初處耳因其本無可言而實為大美之聚故孔子善之善之者美之也嘉亦善也和則其善而可嘉者也逮于利貞各正性命遂以為保合太和非此之是善是嘉而孰善之孰嘉之乎後面說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善故美也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正所以美之也孔子但善之嘉之美之以大哉賛之而已并未有理之可言也可知後人攙入理字其不可以言性也明矣至于氣質之説原本于幾善惡三字竟與性惡無異恐未深悉孔子之旨

子思發皆中節之和孟子之性善皆本孔子太和二字來一元之緼既為太和故以為善之長子思率性之謂道率此太和者也試觀後面發而中節便謂之和此和

由外襲乎若使襲之于外則不得謂為發矣發也者本其內之所蘊而言也如爆竹中含火氣然後發而爆烈泉源中含水氣然後發而為江湖也因其所發之和而推本于所蘊之和則孔子保合太和之說明矣孟子之言四端曰非由外鑠我也豈其未達于孔子子思之旨乎

尼山授受一脉相傳不差累黍由太和之說而有率性之道由發皆中節而有性善何嘗走作絲毫故言性學

者六經四子書盡之此外則末之取也

中庸全部皆言道用其體只未發之中四字究非可以言傳費隱章說費又說隱隱矣而何可言乎後惟至誠盡性章一提性字說到未發之中而所以能盡其性者卒莫之能言也故中庸言道之書也

孟子私淑諸人其好辯章與性善養氣諸章全從中庸得力故參贊位育大事功惟孟子做得出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反即相背之說言與君子不同

爾小人之中庸也不必添一反字天命之性秉彛之德
是人人同具的雖小人原不以中庸禁之葢人性本善
原不因小人而有惡故人至牿亡之後平旦之氣要亦
有時呈露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此君子小人雖
因上文而重列其人却只在時中無忌憚五字中看出
若説既為君子既為小人則是君子小人在天地間竟
成自然之品行了須知此二句是倒裝文法隨時處中
政是中庸政是成其為君子處無所忌憚政是反中庸

政是成其爲小人處此處亦不必添又字若必添一又字請問隨時處中無所忌憚之外更有何事可成君子小人

費隱者道也費而隱則費中之一也中庸言道皆在用邊故先從費字說起其隱則費之不可知者而已曾子之唯不能向門人直措一詞爲其隱而已矣

語大莫載語小莫破若將大小看作兩件便不是了但將大小合而爲一方是聖人之道後面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亦須合攏作一處方是正旨

以禘嘗配郊社以事先配事天此便是本天本祖之意探生人生物之大原而合以致其奉若之誠此治國之所以不難而孝之所以達也然非匹夫匹婦所能解說故或人問禘孔子但曰不知

鬼神二字不必分疏鬼者歸義也神即鬼之靈處詩人之稱先祖也謂之曰神言其靈而已矣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也葢天地間萬事萬物皆離不得陰陽神陽而

鬼陰者也陽德善動而善遷非陰以凝之則不聚故鬼神者鬼之神也

鬼神合而言之只是天地之至靈而已鬼陰而神陽鬼而靈矣政以幽杳虛暗之中皆不可測也

中庸言誠字最親切處無若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及誠者自成不誠無物數語當與天命章參看

誠明原不相離曾子之明德政此明字無明則誠為無用之物無誠則明為搜索之具耳孔子嘗合言知仁便

是如此如以虛靈二字相配則誠即虛也明即靈也
惟誠始能盡性惟盡性始能參賛此便是位育之旨總
離不了知明處當若節節次次不能分晰明了如何做
得出故智者不惑是學聖者第一緊關事
知仁勇三者雖是性之德然貫隱數章却是實拍拍地
言性不然則天命源頭何以打得通後邊位育事功何
能做得出
成己之仁成物之知俱以爲一性之所涵故一成己便

能兼之張子之西銘及孔子閒禘嘗與中庸郊社之禮節皆是此旨知此則可知性量之廣大不可限量而孔子天下歸仁及子思位育之極功非虛語也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天地自然之明即誠而具所以謂幾者動之微也

水之將至其氣必寒火之將至其氣必熱冬之將至必先有秋夏之將至必先有春此皆幾之動于微而顯然可據者也聖人立卦揲蓍之法皆不踰四象以萬物之

理攝于陰陽少陰少陽即太陰太陽之幾也

一歲之氣止有寒暑二者而已是陰陽之別也然暑不遽暑必先有春寒不遽寒必先有秋此皆氣之先見者也所由有太少之別而邵子遂于每件打成四截矣

末章說不顯推極于無聲無臭以發明天載此處豈容得一理字故知性字之解只天命之謂便是若另添注脚便非

中庸以天命章爲主其下皆此章注脚也知仁勇則性

中之德所用以戒懼慎獨者也是第二節第三節注脚費隱數章則大本達道性情流通之故是第四節注脚自誠明以下以人道形天道便是表章聖人中和極至的身分便是致中和注脚自祖述以下説入天德便是位育注脚然必本諸三重及敦化之大德川流之小德者政修道之教不離夫禮樂刑政者也

中者虛而肆應之謂庸者凡民可能之謂

中庸一書除首末兩章外所言皆修道之教莫非言性

中之道也首從天性說起是探原之說便是子思絕大本領知化原所自起末章歸本于天便是內外同原顯微一致之妙與易繫之首章大略相同非子思親傳聖道那易辨此集註詳言修道之教而略于天性陸子詳言天性而略于修道之教煦以為必兼本末身體而詳味之庶于子思之意旨相符予于周易探索五十餘年覺得乾坤兩卦皆言天性悉屬未發之中其坎離震兌四卦是性天之方動正一元之將萌已是將發之候然

猶未離乎本故子思書所釋皆發性天之旨與他卦逈別自餘乾坤六子錯雜之卦則皆言修道之教也學者讀書須將六經打通知是一個道理方稱合拍

朱子曰子思作中庸首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　煦按此是將道字看作所以然之意豈知這是一串話頭至于道則全在用邊是本末俱備非專言本也所以後文便說出達道便全說在既發之後位育兩言非達道之用乎

雲峰胡氏曰易曰一隂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葢本于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煦按易之所謂道者是生天之大用故説在隂陽一邉此天命之大作用也率性之道則人身之大用渺然絶不相同若但認作一個道悮人不淺邵子曰心者道之形體方是天命之性的性字方是此道字邵子之外恐未易言也何得云各具之太極與朱子

作所以然看相同多因天人之界未能劃清如要劃清當知天命之性此性字便是賦畀之事便是天之作用便是天之道何也此正天之大用所以普遍者也率性之謂道此道字便是繼善以後之事便是性中之作用與天命之性的性字相似何也此正人心之大用由性而出與天命之性由命而出者同也

又曰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于位天地育萬物

謹按末節只說達道耳子思但用一致字與一貫之旨

相同原不是以中和分貼

番陽李氏曰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為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為三言之綱領 煦按亦是看道字在本上不知末節止是言道道也者節只是言修道之方由率性而始耳以性字原無明証不可實說故止多說大用一邊至第四節亦止標出一個中字而中庸全部所言則無非道也

周易函書別集卷九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

禮部侍郎胡煦撰

篝燈約旨

論語

論語如太和元氣該貫渾淪諸賢則各露圭角矣但以忠恕兩言熟看大學便知論語之包涵逈異此聖與賢分別處

曾子子思孟子大賢也然其立論要皆見得明說得定

而實能垂教有功百世者也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後世有能出其範圍者乎天性道之旨子貢以為不可得聞而子思聞之又有中和之訓位育之能費隱之機誠明之旨精及于無聲無臭而莫測其端察及于鳶飛魚躍而莫知其故大及于上律下襲而莫窮其際妙及于川流敦化而莫窺其神後世有能出其範圍者乎孟子集義以養浩前此有言之者乎驗諸情而徵性善前此有言之者乎正人心以回氣運前此有言之者乎此孟

子之所發明後世有能出其範圍者乎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固在也凡皆深造道妙各有真見故其立論不必盡同揆於聖人精一之傳總無違忤若先儒所闡如存誠主敬守静致虚格物窮理諸說凡皆四子書中所已明比諸先賢特闢蠶叢獨抒已見實能與聖道足相發明者不少概見此又先儒與聖賢分别處

敬軒薛氏曰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所謂貫即各具之太極也又曰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

而貫萬事煦按貫字止是充周之義只當得發而中節之發和為達道之達字耳一貫之説已見前卷

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于此著明之而于大學又推廣之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為用也此一貫忠恕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敬齋胡氏曰一貫即體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咸備體也隨事而應無不周遍用也曾子平日戰兢臨履忠信篤

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精察無不詳盡則其心之
大用已周所謂一貫者固在其中矣故夫子一唤即悟
不然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其後子思發明中和以為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用也程子序
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皆此道也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孔子之聖豈其不
能作乎今觀六經如詩如書如禮删定纂修之而已矣
春秋因魯史也孔子之春秋筆削之而非作也易之有

翼也固所以發三聖之精緼非易外創為不稽之論如後世之太元軌策京焦董自為一家言也自太元作俑為易外之易後世好名之士不顧其驗與不驗可用不可用遂競以著作名家令不盡去後世之偽書不盡焚後人之偽作則周易之旨不可得而明也聖人之道止有六經六經之外猶且不作六經之中猶且非聖人之自作則後世所有之書其為不經也明矣大約作者之弊始于後人之好奇而喜新不知舍六經而言道理皆

非正理故議論必以近古者為正夫今人之聰明不逮古人即一二事可以觀矣古之樂舞窮神而入化矣而今之韶夏大武猶有存乎古之瑟動天地感鬼神矣今之瑟已失傳有能復為古瑟者乎今之琴音能一一如古琴乎今之龜卜失傳有能創為龜卜而一一可驗者乎古之鍼灸古人已作之藝既已失之猶不可以復得况能作乎况有精深于此非伎藝之比者而顧作之乎噫何陋也何愚也而猶復自用抑又何也即如龜卜之

法史遷所著以為死龜漢去古未遠史遷必有所授而宋元以下乃有執為活龜者此皆好為竒論以欺天下者也不盡去天下之偽書周易之理不可得而明也何也天地之間不容有二道故也後世之書有最不可信者如兎本胎生顧以為吐而生燕之來去隨氣而化乃以為伏于水此其說之可聽而實悞者也至風雲月露之詞全無道理人人藉此以博名髙稱詞翰矣不揆于理而肆于文是理之蠹也孔子于周末已有文盛之慼

若見後世之作宜何如傷悼乎

予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葢知由聞見而入圖書既泄以後其資人聞見不少矣已知而益求其知聖人之所以為生知不知而無以為知愚人之所以終無知也無知而不自知其無知此所以妄作而不自諒也後來儒者自子雲作㑅始而洪範之牽引洛書致亂聖人之經較子雲尤甚今試平心靜慮而觀之洪範本文固未有洛書之説也武王請益于箕子而洪範因恃

以不廢以其所明皆天人合一之事與周易同旨故耳至于洛書文王固準之以為後天圖矣武王親承家訓豈其不觧洛書乎豈其不觧洛書為周易中後天之用乎乃顧以洪範為本于洛書而請益于箕子則是文王之家教不具而武王之承受不的夫朝夕親承猶不能盡探厥旨彼偶爾之詞説便悉觧乎不察其原顧以洛書為作範之具則是有聞而不之擇有見而未之識也如是而作為有知者乎亦異于孔子矣

天下歸仁言斯仁之蘊包含難量耳猶云天下之大皆在一仁含蘊之中是即元為善長之理元而既亨後此之善皆由元出也朱子謂天下皆與其仁豈有纔去克已天下便以仁許之乎且人而與我便可為仁人而不與便不可為仁乎若但以為心同理同即不作如此說話于克已者亦復何損且孔子之教顏子只言已身之事何與他人事而言不切已之效乎其教樊遲尚曰先難後獲豈其教顏子也而顧以其效歆動之乎此等道

理不可不明

天下歸仁與子貢之美富孟子之萬物皆備子思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同義即乾彖萬國咸寧文言美利天下之旨也張子西銘皆由此出今謂天下許我以仁則非教以為仁之旨矣夫顔子所問固自治之仁非治人之仁也孔子之教惟仁字最精最微是性命之大原也如但以理同心同之說為訓與一日克復有何關涉況必說到天下許我以仁然後討探出心同理同

之旨亦大費曲折非立言之旨矣

孔子上承先聖下開來學止一仁字是天之賦而具于人敦萬化之源而為含生之主宰者也故曰天下歸仁也

仁也者一元之長善保合之太和成性之大本衆美之會聚也就天而言之為元即方賦而言之為太和即所禀而言之為性統天人而言之為道合性道而一之為仁長善之理既裕然後為善由此而生大美之聚既精

然後衆美由此而盛孔顔之樂樂此者也孟子之集集此者也

仁之本源授于天命而生機不息仁之周遍達於事物而無往不存仁之流通貫于今古而無時不然其粗則驗于居處行立之中其精則通于性命天人之合是則仁也者即聖聖相傳之道而孔子之及門所諄諄考証者也淺者淺言之樊遲司馬牛是也深者深言之仲弓是也然猶在門户上把持非入室之事也克復之訓則

入室之事矣然猶在將違時著力所謂不遠之復是也而仁之本體究未有能啟其機俾得盡力闡揚顯然呈露者其庶求于天下歸仁之一語乎鮮此則一貫之一生理之直太和之保合與體仁長善之理皆在是也克己復禮如不鮮性量之大但以為自己一身之事與釋氏坐禪楊氏為我何異豈知一貫之道即在天下歸仁一句中此方是聖道不同于異端處仁即一也天下歸即貫之具也唯天下歸仁然後可發而為達道子貢

曰夫子之言性不可得聞宗廟百官之美富不可得見皆此仁之含蘊也子思之參賛位育語大莫載語小莫破造夫婦察天地發育峻極持載覆幬皆此仁之措施也孟子之塞天地萬物皆備皆此仁充周之量不盡之藏也令但曰天下許我以仁與克復之義有何干涉即令人不許我與克復之我又有何損當知歸仁一語聖人之參賛位育盡在其中

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朱子謂性者人所受之天

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夫既以為天理矣又謂天理復有本體然則天理為存主者乎為達用者乎如以天理為存主之事則是存主之中又復有存主者矣如以天理為用邊之事然而聖賢之言性從未有說在用邊者也觀此則性學之不明也宜矣須知此語止是說性而已天所以原性之始究性之大本也道所以極性之量究性之大用也故於天道之上添一與字皆本性字之說而言之也

曹月川曰克己復禮為仁是孔顔所傳之心法吾道一以貫之是孔曾所傳之心法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所傳之旨不一歟葢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煦按此等解説絶佳葢貫之一字即天下歸仁之妙也

聖賢無浮泛不切事理之言周易非曠邈不可稽考之語皆須從自身上體貼晉人清談畢竟濟得甚事據有識者看來直謂為無人可耳學者但能為一時所尊貴之人一時所尊貴之事而不能為古今所尊貴之人古

今所尊貴之事非具眼者也

性相近也二章是言習也非言性也因見世間窮凶極惡之人其初亦未必如此故曰性相近因所習殊途後遂流極而不知返故曰習相遠習而相遠謂非生來便如此也如此說方與子思率性為道孟子性善之旨相合蓋思孟皆學於孔子者豈思孟謂性本善而孔子言性反謂其中有些子戾氣乎固知合義理氣質以言性畢竟非孔子之旨即下章上智下愚亦是指習後而言

非性之定也天下豈有生而聖賢生而僉壬者哉其習於上而為智也至此則不可移矣苟非上知一轉移之未必不可以為惡其習於下而為愚也至此則不可移矣苟非下愚一轉移之未必不可以為善此夫子教人慎習之旨也然天下窮凶極惡之人亦必皆極聰明極伶俐之人而今謂為下愚者謂其心志陷溺邪僻而不知反也自來解此一章謂為夫子之言性錯會相近二字之旨故以義理氣質言之夫性而可以氣質言也則

是性中亦有不善者矣豈不與孟子子思之言相逕庭乎夫思孟固有所授而然也今試看論語二十篇並無一語言及性字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身在聖門日聆聖訓猶以為不可得聞今謂此二章是夫子為性而言則誤之誤也

相近之說原自習學之後推本於命賦同原之意今以義理氣質分而言性謂義理之近於氣質乎謂氣質之近於義理乎是二之也非近也求其說者須於乾之彖

傳文言中精察繼善成性體仁長人之故方始得解
性相近習相遠非謂相近之中猶有些子差錯也因見
後此之習染大相懸絶故追遡其初而以為相近相近
云者如云非遠云耳然其止言相近不曰一致者此理
自具乾卦盖乾之元亨利貞四字全是説賦畀之事便
是天命之謂性體仁四句全是成性之事全是發皆中
節之事便是率性之謂道然由元之一亨直至於貞始
曰各正性命則是萬物之有性命是元亨之既定萬物

已得所資各正其體保合於中乃始立之名耳夫乾元固萬物之太極至一而不分者也到得各正性命已在萬物上見得其中有人物之分靈蠢之異已非乾元渾合一致不分之時夫物而萬矣各正其性則性命之不一審矣不謂為相近而謂為一致能乎聖人之語極有分曉特人不察耳繫辭固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則一元之長是至一者也性則萬物之各正是不一者也令於不一中而追遡至一故但以相近言之況人

為萬物之靈與物不同以人較人安得不謂之相近是打合儔衆比量較論之詞不知此旨則相近之中便說有些子差錯矣非孔子之旨也

羊舌氏狼子野心之說是左氏之妄言非聖人之正論也夫學者立論不取正於六經四子書依聖賢大中至正之論而獨取左氏不經之談以爲人生本有氣質之性致貽悮天下貽悮後世則悮之悮矣夫左氏之書所紀皆春秋中事大約皆魯春秋之副本耳魯之春秋固

聖人依為襃貶而不取其正文者也故知其文久為聖人所棄乃後儒猶悖理而取之何也夫豺聲之説固婦人之言也豈男子之智反不婦人若也即以今時之談論証之所説不經而談言微中亦或有之豈遂以為常乎況遂據之以論性乎

惟上知節是舉習之極深而不可摇動者以見其相遠之實也性體正靜而虛靈何有知愚之可分其得以智愚分見者習也而非性也其習于率性之本而不移于

近也故以為智其習于汙染之極而不移于遠也故以為愚智也者擴其虛靈之體而牖之者也愚也者蔽其虛靈之體而溺之者也一習也而智愚之分遂若天淵是愚之自遠于知也故以為遠也夫習而既移其性矣故習宜慎也孔子此兩章及子思天命之謂性章與孟子性善之說不大為改正則性道二者終古不明于天下

學日益增而其智日開則從前之愚可知愚而自用習

之所以日遠而莫移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蓋言其實也令人以聖人為天縱因致自畫抑亦不思之甚矣

孔子稱顏氏為不遠之復相近而習於近也不移者習而遠也見非下愚皆可反而習于近矣

子生三月非無知識謂為智愚皆不可也向後漸長知識乃日開耳故智愚者習後之懸殊也譬諸盜賊壯年以後無所不為豈其初生一歲半歲遂知有盜賊之事

乎

譬諸孩提初生養於深山之中日與樵夫牧豎為儔則彼所知唯樵夫牧豎耳終其身不見美色終其身不聞雅音彼亦烏知有紅裙之悅目宮商之娛耳哉若使偶一見之偶一聞之此等種子一入於心眷戀而不舍至於獨眠靜坐時胡思亂想必將虛靈之地廣大如天者全然占却使本來之善無地以自容矣由此加之以習予誠不知何所究竟也又如孩提之生未必遂知為盜

偶見他人竊人之物而取之而亦竟取之矣初遂嘗試為之而人不之責也從而習之漸可以偷矣由偷而習之漸可以刦矣由刦而習之便可以白晝截人於道此豈其生性使然哉亦習而日遠至於不移故耳

何以見智愚之為習也孔子於乾之文言歷指性中之德謂元為仁亨為禮利為義至於貞而獨不言知何也智也者性之發而後見者也故但以事幹二字發明知之根原而已盖此四語皆是言性中之德故但云足以

足以云耳非竟有仁禮義之可指也孟子四端字說在惻隱之上便是文言證據此節既分知愚又分上下則是其中便有箇相遠字既說相遠便可知其是說習不是說性

習也者聖學轉移之一大機也性習之觧不分昧於性則聖學之大本無稽昧於習則聖功之轉移無術既言智又言愚既言上又言下謂言近乎謂言遠乎如以為言近則不應有智愚之懸絶又於智愚之中復有

上下之懸絶如以為言逺則是此節斷斷乎言習非言性矣

孟子以時稱孔子以智字説在聖前以為貫始終之事此即孔子言智仁勇必先説智字之義盖必見徹始終然後依次而行方克無悮知在行先亦是此旨見得明然後守得定亦是此旨文言之亨止説事榦非由見得極明何以為事之榦乎盖智與四徳雖同具一性之中非徵於事為必無可見故獨居四徳之後直以為事榦

而不言智然天下有作有為之事非見之極明則行之不去故獨居事先而以為事幹然但為事幹則仍非有作有為之時矣故於此不提智字政以智愚之分必從事上見出性中縱涵此理當其未發原無可分故曾子援引聖經但及明德據本體之虛靈而言智之本也孔子以為事幹此之義也陽明有見於此故極力闡發良知

性者心之主此不動者也凡知之既萌皆動後事也故

人但有智愚可分便不是言性

凡人生之聖狂異路善惡殊軌者非其至性然也性相近也習乃相遠耳凡習染之未甚深者皆可轉移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耳

離卦外陽火之光也內陰火之質也虛火不能自立故必附質而有明所以為麗邵子火用以薪傳正為此也日之光亦附地而明若麗於虛則無由以自見矣故晝日之明因地而有麗於實也夜則地面無日而空虛之

中未嘗無日明麗於虛必無自見之義故離上於地則為明之晉離下於地則為明之傷離與他卦相配則無明可言正此義也令人之知涵於心體亦至虛耳然作之於事而智愚始可以自見故孔子之文言於元言仁於亨言禮於利言義於貞宜可以言智而但曰貞固足以幹事言智之本體而已論語中上智下愚不移是從事上得見故有智愚之可分智愚既說在事上則是言習之遠而非言性矣若性則元善之長以虛為體有何

智愚可言乎因性學不明于天下故性相近也兩章皆不知爲言習而發

問不遷不貳如何呂涇野曰不遷怒發而中節之和不貳過幾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顔子逐日在這性情上用功怎麽不謂之好學又問何以見得性情曰七情之中唯怒爲甚怒而不遷則凡七情皆得其正矣人性至善本無過失過而不貳則馴致于至善矣煦按聖人之學止有治情之一法存養省察戒愼恐懼皆其事也其

最易弛者無若怒故顔子不遷而夫子稱之最易忽者無若好惡故大學一書自誠意章便以好惡言之推之則心正于好惡身修于好惡而家齊國治天下平亦莫不釐正于好惡好惡既正而猶有過者未之聞也

曽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此便見得仁之為量統四德兼萬善天下之大盡歸仁中非其既聞一貫未易解也

水之為性增一分無益迹虧一分無減迹盈無盈迹消

無消迹分一為萬而分之迹不可尋合萬為一而合之迹不可辨達人觀之可以悟性子在川上當別有難言之妙旨也逝者如斯謂道體周通而無滯靈之妙也即所謂無方體也不舍晝夜謂道用日出而無窮虛之妙也即所謂無窮盡也

坦然行之而無疑位置曲當而無悞非至明者不能故智者不惑在仁勇之先若或稍留疑義則惘然無辨疑畏不前何能做出仁勇

智天覺仁天德勇天才皆性也謂誠之幾爲善惡然則此三者非一性之發而分見者乎而亦有惡之可稱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周易固盡性達天之學也論語中引詩書者多引周易者少所由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歟

子貢曰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孔子之富美如不在論語中則子貢之言無據矣若其富美即在論語中則曷不於論語求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聞不可得聞即不見富美之說也一以貫之猶之乎不可見也夫子之語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富美之實也若解為天下許我以仁將富美之實盡行埋却不知天下歸仁是說天下之大盡歸吾仁度量之中此正富美之實一貫之的旨也今方從自己身上做工夫而便曰天下許之學者平心自思有是事否志於道一章原重道字道也者大用之所存也志也者通前後本末而矢諸心也體諸身通諸性命所以究道

之本也達諸才徵諸事業所以充道之用也今人輕看游藝非也夫子以博文教顏子人生無窮事業非材不足以達之儘有修身慎行立心醇茂究其作用無一可稱者矣聖人之多能所以儲參賛位育之具也

顏子仰瞻鑽忽四語本言道體朱子以無窮盡無方體釋之深得其妙矣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大意果何存乎觀斯未能信之言則開之確見無窮盡也觀三子之志在出曾點之志在處則不獨用時有道存矣

是點之確見無方體也因二子所見各得一偏故以為大意也程子之解如是故愚謂宋儒之解一貫者獨程子耳

無窮盡者靈而虛無方體者虛而靈也若靈之何以虛虛之何以靈則聖人亦不能自言其故矣故伏羲之畫圖也必不能畫太極文王之卦但從乾坤而起不能說乾坤以前周公之爻但說二用不能說九六以前孔子之釋元也但云資始而元字之實義到底不能分疏其

釋筮數也但云分而為二而未分以前到底不可取象所由一貫之一聖人心會之曾子意解之到底不能多置一言忠恕一語亦周易取象之遺意耳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非其既聞終不知有此事何由知為不得聞也又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其既得入門親見其所以然何由知其中有此等美富也此與孔子天下歸仁一語相似一貫之傳曾子而外斷當以子貢為首

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

論語中諸子皆止問仁唯子貢與顏子獨問為仁然所問亦有不同子貢全問在作用一邉故夫子以利器為喻旋以切磋砥礪之法告之顏子所問則極精極密而全體大用俱在者也故以克己復禮說入極精極微本然之地旋復以天下歸仁告之見此極精極微之地而經綸參贊無窮之大用即此而在人知求為于作為之地而不知大用實原于大本故天下歸仁一語特為

為仁言耳曾子子貢夫子嘗以一貫語之顏子聰明遠過諸賢此即夫子以一貫教顏子也誤解作效則不達此旨

孔子之教仲弓也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乃孔子固曰非爾所及何也葢其教仲弓是因事省察故教之以勿而子貢之言無便是極濶大極渾成的故孔子云然

篇章詞賦之學務博求于名人之風雅措寫花樣期于

肖似故曰弛于外性命道理之學務深求于聖賢之心志返觀内照求慊自心故曰専于内弛于外常懼他人之不我美故常修衒赫之光久則必將好名而夤緣粉飾之術由之以起専于内者常覺我心之絶與人殊故時具闇然之意久則常不自足而隱微深幽之地亦愈

難安

集註言不屈于欲此四字最妙凡人莫不具貴髙之性誰甘受屈于人不知妄念一動隱伏中甘爲所屈而不

辭仔細思之能不惄然自畏

與永光先生書

煦童稚時聞先生研鋭道要湛精理窟心竊向往久矣後抵燕都得晤芝宇心既自慰且自疑也嘗欲有所考証徒以言之不詳不能盡叩底緼而止退而自思聖人之道止在易象春秋及四子書易具陰陽闔闢明大體段春秋防微杜漸明大作用姑且不必深論第以四子書論之謂聖人之道不在乎是則其為說當不至今日

早有議之者矣謂聖人之道的在乎是乃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能究極底藴抑又何耶嘗怪世之學者自發蒙于師初授字義略明句讀未嘗不自以為書卷之理了然無惑至問顔子所好何學則已茫然至問孔顔所樂何事則又茫然至問夫子不踰矩何如矩開點所見之大意與夫一貫之旨末由之地卒未有不茫然致疑者然而三家村教書先生初知訓蒙便自謂鑿鑿言之了然無惑即如一貫之說謂以一理

貫通萬事天下之大生人之衆未有不習言而習聞者果如若解吾誠不知曾子當日何為至是而始有一唯也吾誠不知子貢當日何為尚疑信之相叅猶不能直捷了當也吾誠不知七十子中如冉閔游夏輩亦皆身列四科心通六藝夫子何為俱未顯言而門人且有何謂一問也曾子以忠恕告之果足以盡一貫否耶乃今之學者動謂聖人之意如是而止吾已了了矣則是今人智而諸賢愚也若猶未也吾恐

聖人一貫之道必有研窮不及者存也煦用是留心于諸賢諸儒之書務期有當于聖人之道請得以所會于一貫者祈先生是証焉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誠意以正心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正心以修身也

敬軒薛氏曰聖門答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為仁之資告諸子至于仁之理則未嘗及也煦按何嘗未及只克己復禮便是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如曾點之樂便勞

攘了煦按顔子之樂在心曾點之樂在境顔子之樂無時不然曾點之樂則有待顔子之樂只是胸中洞洞濶濶無纖毫係累令人試自己尋思我心中有係累否然後知顔子不易學也

真西山曰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曾子降一等告門人以忠恕要知忠恕盡處即是誠煦按忠恕便是人已相接之一貫特人未之察耳一貫濶大渾淪包舉忠恕切近明白易曉

孟子

孟子曰性善先儒兼氣質而言許函谷嘗語崔後渠曰性譬良玉善則其温也此語最有領會無有玉而不温自無有性而不善者今兼氣質而言則子思發皆中節之說與孟子性善之言為不當矣學者平心自思必有分曉安得屈思孟而崇後儒耶其必兼氣質而言不過誤看性相近也一語耳遂有幾善惡之說而後世相因未能改正豈知相近之說止對相遠

而言由其後之大相懸殊而追索其初謂為相近相近云者只如云不遠云耳後邉說上智下愚不說賢不肖原在天資明昧上說盖賢不肖皆有為立事之後所分别之品行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言也旣是說性之發用便是說習如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絶矣同焉受業一用心一不

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絶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矣聖人言此原要指明學者逹天徑路端在學習有以變化之耳又以見習染之汚溺而不知返者非其本性然也其正意全在言外兩兩對勘便可知由習反性的妙理豈謂初生之始便有些子不同乎孟子嘗言之曰氣體之充也豈有充體者而認為虚靈不昧者哉

孟子工夫最容者無如集義見地最高者無如萬物

皆倫功之最大者無如性善効之最切者無如浩然事業之光顯無如正人心非身親做出何能說出

孟子具參賛經濟只正人心一語耳觀其以羊易牛宛轉相引皆正心之妙也若其好色好貨之說雖未甚確皆是從君心上究轉引掖者也

子思之言性以命之于天者証之故不待言善而先有以觀其繼矣孟子之言性以驗之于情者証之故必言善而後有以原其始也然由大本而率為達道則情之

不爽不待言矣說仁義而以為根心則從出之源頭亦可識矣

性善之說匪特與告子辨論極其精詳如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皆極親切親親仁也固不待言敬長義也便成人亦是如此閱牆之兄弟而外禦其侮不仍是不忍之心油然生乎所由謂仁統四端兼萬善也孔子以大哉獨贊乾元而文言以為善長便是此旨

常人之情聞哀矜慈惠之語則油然動其心聞刻薄殘

忍之言則怫然變乎色所性本善蓋可知矣此不但中人以上者然也盜賊僉壬莫不如是特轉念不然耳是習也而非性也故曰習相逺也

羊舌氏狼子野心出左氏傳與孟子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説相似然孟子固已確辨其非矣後儒不察猶引以證性何也

樂善者聞言而喜彼在中之善為之招也如是久久惟見其慊挍之以非所樂則不覺其相忤故嘗有悉然不

安之情即大不善之人其初豈便若此只是集之既久其勢既盛不覺反客為主耳所以謂為性善也孟子以好善許樂正子善而果好則集義之勢於是乎存慊心之機於是乎在故許之顧善之在人集之難不善之在人集之易坤之文言所由曰盖言順也

直養塞天地此即中和位育之妙也天下歸仁正在於此子貢之美富亦是如此如但以空虛之氣便爾能塞彼世間匹夫之勇剛愎自用其氣亦能塞否耶故下文

又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須知禮樂刑政能塞之具也裁成輔相能塞之用也下文義道則能塞之本也然觀一配字豈不說在行上觀下文集義行義之說豈不說在行上然而性善之妙即在於此

功名念重利禄横塞胸中非此不快然而彼之慊則此之餒矣皆所謂反客為主習而安焉者也其實止知字一闕未能打透天之一字未見分明集之一字未能履到實地遂不免為庸衆之歸耳豈必窮凶極惡然後謂

非聖賢乎然而些﹂小之善不到憮然地位究不克為聖賢甚矣集之難也

孟子集義即顏子克己復禮之功已外也故曰克禮內也故曰復猶不安其室而復歸者然也孟子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其告子之內仁而外義也孟子曰義非外也故孟子之義即顏子之禮也是已離室家旋﹂招集之說也但顏子之復七日之復也孟子之集是敦復無悔者也

集之亦易易也長善之徳具於性初觸之而動則貴其有行行而得斯謂之徳逮於觸之而時時動於善矣非此不快矣斯慊矣為惡而無忌憚必有慊心之時樂善而不倦亦必有慊心之時此與時習而悅相似

善之集也最難惡之集也最易集善難故孟子著慊心二字集惡易故孔子於坤之文言便曰盖言順也言其勢之甚便而已何也人之為惡不要有心去做但只消因循苟且曰不大傷害無窮之惡集之何難惡之積也

既易則善之積也亦愈難矣故孟子鄭重言之

一事之勉致恒覺其苦苦非順也一時之偶爾旋即於忘忘非慊也慊也者坦然暢然之致也集也者不一時不一事也便是孔子自志學以至不踰矩皆慊也皆其集焉者也顔子非此莫之好矣

長善者吾心之德慊者吾心之自樂也故曰非外也

惡人之集不善也非其性然也其初亦嘗試之而偶為之耳試之而無他也有甚於此者而亦嘗試之矣又試

之而無他也有更甚於此者而亦嘗試之矣逮於窮凶極惡而不可返斯為惡人斯亦集而後有者也故孔子於坤之初爻特著順字之說謹始慎微之妙也夫天下窮凶極惡人豈皆習而安焉者乎或有欲而不窒或有忿而不懲嘗試為之其心必有不安者存殆久而忘焉再蹈前轍其心仍必有不安者存至於罪大惡極牢不可破雖平旦之氣亦必仍有不安者存斯其不快亦已甚矣故能慊之心必歸諸集義之人

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此言豈不太高令人上看朱子
便不敢輕易議論一字況聖人乎竊謂令人之自待薄
矣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
堯舜與人同耳後人不明性善二字遂覺聖人是天地
生成的一般茍具此心將不流于匪僻僉壬而不止矣
宜其不敢于先儒輕置一語也然德之不修不克學有
為之顏子徒恣其狂誕妄擬古人則又先儒之罪人也
孟子之私淑畢竟有可以自信之處令人自思果何者

為可以自信者乎子思曰率性之謂道又曰發而皆中節孟子曰非由外鑠則率性之謂也孟子曰性善則發皆中節之謂也此其所由自信者歟故以為私淑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與孔子文言元亨利貞之吉同義凡鑠之者皆在外者也火之鑠金非金之本有也鑠之久而金之全體皆火也聲色貨利之誘詖邪偽妄之緣非性也習也陽明以為良知允哉知而不良外之鑠習之

遠矣故孔子曰習相遠也
程子謂康節講易儘說得好聽朱子曰此便是程子不
及孔子處然朱子于子靜之卒哭已曰可惜死了個告
子朱子此言恐與好聽之說相似門人未察其實于是
謂孟子闢告子矣
告子孟子之弟子也後來荀揚如性惡禮僞善惡混之
說皆各執一見終身不易而告子則往復辨論不憚煩
瑣又且由淺入深屢易其辭安知最後無復有言不既

曉然于性善之旨乎今人謂告子諸章皆告子之言其言固屢易其說矣安有自謂知性曾無定論猶向他人屢易其說者也屢易其說則請益之詞也今觀其立言之序其始杞栁之喻疑性善為矯揉此即性偽之說也得戕賊之喻知非矯揉矣則性中有善可知矣然又疑性中兼有善惡而為湍水之喻此即善惡混之說也得搏激之說知性本無惡矣則又疑生之謂性此則佛氏之見也得犬牛之喻知性本善矣則又內仁而外義及

得者炙之喻然後知性中之善如是其確而切美且備也此皆一節節打通一步步入奥者也若非節節打通步步入奥烏得始終各異其辭淺深各異其見乎今知讀書窮理以文章取功名止耳求寢食不忘諄諄性學如告子者幾人甚矣告子之未可量也顧乃以孟子爲闢告子何耶

論語稱子者絶少子貢子張其字也有子曾子門人之稱也箕子微子襲古之稱也顔子亞聖猶稱其名萬章

陳臻充虞彭更公孫丑皆稱其名而告子樂正子公都子獨以子稱其非異端明矣觀其諄諄向性學打點則其稱子也固宜或者不察謂為闢告子誤矣豈其既知性中有善無惡又知仁義皆不待外求反不若後儒義理之性氣質之性變善惡而文雅其詞者為得解乎後儒之論有不可盡遵者此例是也今人讀孟子書若但童童分看則以為闢也宜矣如必合前後而較量之則其前後淺深當必有辨盖人之論人有論世之法而人

之誦詩讀書亦須有誦詩讀書之法也
形色天性是以性釋形即孔子藏諸用之旨也仁者人
也是以形釋性即孔子顯諸仁之旨也何形非性何性
非形孟子私淑諸人其深契一貫之妙深達發皆中節
之旨歟子思之大本達道欽位育于中和皆是之故也
思孟以後則形性分矣一貫之所以難也夫形色天性
也此語惟孟子道得出後儒則道器之分諄諄不休矣
夫龜之朽骨蓍之腐草聖人用為前知之具此何義乎

不知血肉草木無情之物皆天地之靈化所生故至濁亦含至清至蠢亦含至靈至無用皆含有用故遠祖之骨亦可以福至遠之子孫則天下之塊然不靈者莫非天靈之運化益可想矣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獨不言身之本廣土衆民䇿言之矣仁義禮智根于心本幹也根則本之所由以生枝葉之所由以茂也睟面盎背則一身之事而幹與枝葉自不待言若不培其根則不慊而

餧矣烏能晬面盎背達于家國天下而稱浩然乎

孟子繼往開來得稱亞聖惟在性善二字于楊墨則闢之以其充塞仁義也于告子則辨之明其似是之非也非闢也後世讀書窮理用為博名之具乃至夤緣奔競無所不至則仁義之充塞甚矣性命之學絕不挂口其亦見棄于告子矣若使告子而司性學之衡政恐入選者蓋寡

程朱以後言性學者或廣取諸家之說而示之博或獵

取先儒之論而莫之斷竊懼好名之過甚而窮理之未精也夫羣言淆亂則衷諸聖要當以孔孟為之主耳告子之不動心雖由强制特屈于孟子一人如第縱吾心之所欲而不求所以不動若告子强制亦胡可多得哉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與孔子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子思天命之謂性無異皆是一脈相承原原本本確有根據今于盡心知性中間添必由二字

竟是知性在未能盡心以前試問古今來有不窮理而能盡心者乎試思知其性也與下文知其性三字有異乎無異乎若說作兩様道理謂知其性方能盡心知其性方能知天則是不必盡心而亦有知天者矣必非孟子相承說下之㫖若將兩個知其性說作一様道理則盡心精而知天細又必不能强合豈孟子相承說下之㫖須知此說即窮理盡性至命之說葢窮理是初學時逐事逐物求明工夫盡心亦是如此盡字與窮字相似

都在用功一邊說特窮也者不極不止之謂盡亦求到極處之說天下何理不具于心故盡心便是窮理之至性也者此理從出之大原也故盡心到極處便能知性天也者又心性之大原也故知其性則性中所涵之天不待言矣用一則字說得極便易葢天即在性中未有不知天而可謂知性者也既知天在性中而曰盡其心者必由于知其性則是知性知天皆在盡心之前既已知性知天矣尚欲盡心亦何所㝵乎

程子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煦按善推其所為之說亦前聖所未發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心 煦按孟子正心之說從周易文言來故確乎謂性為善而孟子絶大本領可以叅賛位育者只正人心三字耳

朱子曰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

朱子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説正要人于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得動靜只是一個物事朱子此論方與孟子之性善孔子之一貫相合解斯義也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豈有異道乎然而靜中之含蘊實不可量如當愛當

敬者發出來本是兩樣物事而愛則仁也敬則禮也二者原不同德二用亦不必同時然當發而為愛時而敬之理仍在中也當發而為敬時而愛之理仍在中也有形之物實而取之則其器虛矣而性獨不然故曰天下歸仁

雲峰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性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

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葢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個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

煦按繼善之善從造化說不從禀受說此語最佳深合乾彖與文言之旨葢乾之元即乾之善故當其亨時

所由謂為溥美利于不言也文言說人性之元亦即以善長稱之本乾元之善而立言也唯乾元為大善之聚故其于各正也亦遂以太和言之保合者自其命賦而言也繼此善以成其性即保合之太和而已故其在人亦遂以元為善長即所繼以成性者也子思有見于此故說出率性之謂道孟子私淑諸人故斷斷乎謂性為善皆其原于孔子者也繼善之善性善之善止此一善原無分別安得曰性善之說自孟子始乎

敬軒薛氏曰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孔孟易地則皆然按春秋時五霸迭興臣强君弱漸有驅制同儕決裂臣道渺視周君之意是君權將替而臣道已亢故孔子作春秋寓意于尊周所以維持臣道也孟子時七國雄據其地强悍自用臣道亦已不振而草菅民命各圖恢擴故孟子遊齊梁說

以王道所以維持君道而已與孔子非有異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前曰情而後曰才何也情也者性之動而靈明者也事無鉅細險易皆一情之動用為之人知為動用之能而不知其實原于性故孟子遂以性之動用處命之為才此如太極為本一亨而為陰陽後面兩儀四象以及六十四卦備萬物之數者莫非陰陽動用之能也故孟子遂謂情為才予所由謂仁義禮智為天德其

行此四德者即天才也

日出而不匱充塞而溥被太和之能也充于形骸達于四體人始有動用之能孟子曰形色天性葢有由然矣又曰不能盡其才離性而别有才歟至于瞽者善聽聾者善視跛足者善倚皆其形使然非性之然也解此方知氣質不可以言性

龜山楊氏曰孟子處世衰道微之時使楊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父無君之教不行于天下而

民免于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煦按世之止知功名而挾詐營私不知上下之義與楊氏之無君何異釋氏之無倫則較楊氏而更甚矣顧世之禪學猶有人焉嗔之詆之而顯然冒于楊氏者乃在學士大夫可不慎哉

問孟子露其才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煦按宋

儒又是一般氣象試看孔子之門人便知葢孔子之門人各各欲成就真實本領絶無一個知有聲名的絶無一個向言語中自行標白的

五峯胡氏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麄法强制而能不動𤙖

按告子亦是戰國時亟欲留心性學之人止被朱子說作孟子闢告子便把告子說壞了倘其時人人皆如告子縱未到聖賢地位安復有縱横堅白之人擾亂天下

今試將告子幾章接連看便當知告子矣觀孟子養氣章盡舉告子之不足處而是正之何嘗直薄其為人況時至戰國孟子而外有幾告子乎

慶源輔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生之謂性章觀之亦未嘗不論氣也㷂按生之謂性章便是說告子言氣之非

雲峰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照按何嘗發自孟子乾彖已詳言之子思已明述之令止援繫辭繼善之說而不援乾彖太和之說是仍未知太和保合是所性之大源也

又曰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照按說物欲之蔽則可說氣質之拘是仍說有氣質之性萬不可也

敬軒薛氏曰孟子知言亦本于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

之説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又曰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 煦按實自乾彖來孔子子思一脉之傳也今人不先攻透周易而遽爾言學皆無本之學也若知性善出于太和則以氣兼言亦可然亦止是善氣並無惡氣觀其特提出和字可知

敬齋胡氏曰孟子發夜氣之說于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于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汩　煦按必將氣與習辨得明白方知眞性令之所謂性皆外面之物染耳

又曰孟子所以有功于天下後世是提出一個性字其所以闡明這性是點出一個善字　煦按子貢曰夫子之言性不可得聞是就其教門弟子言也至周易一書則

全言性矣孔子學之韋編三絶可知文周聖聖相傳皆是如此從而上之精一執中亦是如此令人不打透周易安知孟子有自來乎

周易函書别集卷十